

王英偉積官商經驗議政 —— 第十屆港區人大代表專訪

大公報（香港）
2002年12月17日

「官商勾結」本是一個貶義詞，但訪問新一屆港區全國人大代表、瑞安集團副主席王英偉時，他居然笑着自我介紹說：「我做過官，現在是商人，所以，說我官商勾結也沒錯，但我是自己勾結自己。」

王英偉身份最特別之處，不在於他的「官商勾結」，而是一九八五年他還是港英政府官員期間，便成為香港基本法諮詢委員會委員之一。一九九二年「下海」經商後，他又先後出任港事顧問、預委會委員、籌委會委員。香港回歸的所有重要階段，他都親身經歷、參與，為香港的平穩過渡做了很大貢獻。

回顧這段經歷，王英偉說，人生是奇妙的，當中有許多機緣巧合：「一九八四年，中英簽署聯合聲明。英國政府希望成立一個臨時的民意審核處，評估市民對《中英聯合聲明》是否接受。當時我還是油尖旺區專員，早上收到電話，要我下午就去籌組這個民意審核處。結果，整個審核過程從頭到尾怎樣做，每個香港人對聯合聲明的意見和憂慮，我全部知道。」

一九八五年，基本法諮詢委員會成立，有一百八十名來自各階層的人士加入這個委員會，他成為其中之一。「當時是民意監察員李福善推薦我加入的，因為委員會需要一個對香港有較全面看法的人。而我也從那一刻接觸到中國官員，他們給我的印象是好『叻』、考慮事情很全面，也很有深度，從他們身上我看到香港未來的路是光明的。」

一九九〇年，基本法正式頒佈，王英偉以為自己對回歸的使命已經完成。沒想到，一九九四年遇上中英爭拗，中央政府要「另起爐灶」，成立香港特別行政區預備工作委員會。「因為我有公務員背景，就被邀請加入預委會。所以說，一切是注定的，如果沒有中英爭拗，或者我就一直從商了。」

棄官闖內地拓新天地

一九九二年，還未到四十歲的王英偉，已是副公務員事務司（相等於現在的公務員事務司副常務秘書長），事業可說是如日中天。但就在這個時候，他偏偏選擇離開，孤身走進中國大陸，開拓他的新天地。

提起「棄官從商」一事，王英偉打開了話匣子：「早在八八年擔任工業署副署長的時候，我經常帶隊到內地考察，每一次去都有新變化，其發展速度之快，可以用一日千里來形容。當時就想，內地未來的發展潛力更大，我把自己局限在香港，就算在政府工作很成功，也會錯失這個黃金機會。」

就因為相信中國的發展，他毅然放棄高官厚祿，成為嘉華集團開拓內地市場的先鋒，前往上海打天下。一年後，他又自創「中國投資集團有限公司」，投資天津、浙江、山東、廣州、湖北等地的橋梁、公路基礎設施。現在，投資已有回報，王英偉就笑說：「我天天都在收『買路錢』。」

說起這間公司，還有一個故事，就是九八年有一名新華社記者採訪他時，留意到他把公司的標誌設計成「China」，並把其中的「i」和「n」畫成鮮紅色。記者問他有沒有特別含義，當時他解釋說：紅色代表中國，「in」是進入的意思。很簡單的設計，顯示出公司的宗旨：「投資在中國」。

絕不借人大身份營私

在商場縱橫超過十年，王英偉事業發展一帆風順。有人覺得他這樣成功，是因為有「背景」支持的，甚至懷疑他參選港區全國人大是為謀取私利，靠這個銜頭去拉關係、走後門。對於這些揣測，他一笑置之：「我沒有什麼背景，我做『諮委』、『預委』、『籌委』時認識不少中國內地官員，但我可以肯定說，他們從來沒有在生意上幫過我，連一毫子也沒幫過。至於有人懷疑人大代表濫用職權，我相信清者自清。人大代表就是代表人民，不是代表自己，它的任務是很神聖的，不是為了『擺着數』。總之，我這五年來，從來沒有利用人大代表的身份做過任何私事。」

這五年，他實實在在的為國事而忙。打開他的私人網頁，裡面有詳細的工作報告，包括他每次在大會上的發言和提議。由於他本身是公務員出身，因而很關心內地公務員改革，並提出如何精簡架構、高薪養廉的建議。另外，針對中國入世帶來的問題，他也會以「中國入世，趨利避害」為題撰文，提醒內地有關部門。

在擔任人大代表期間，他經常到內地免費講學，把自己的政府管理知識、從商經驗回饋內地同胞。與此同時，他十分支持「科教興國」的國策，除捐資辦學外，身兼香港浸會大學校董會副主席、科技大學校董的他，也致力推動兩地高校合作，促進科研發展。

展望未來，他表示，關注的重點有三個：一是利用「入世」之機，加快中國與國際的接軌；二是內地仍存在有法不依的情況，要監督政府部門依法治國；三是繼續推動內地科教發展。

王英偉認為：「個人可以做的事很有限，但假若全中國二千九百多名人大代表均利用自己的專長、資源為國效力，國家就會更繁榮富強。」

採訪後記

一九八六年，王英偉「放洋」去美國哈佛大學攻讀公共行政碩士課程。快畢業時，教授勸他留在美國發展，因為美國不少跨國公司把投資眼光放在中國，極需要像他這樣的人才去開拓市場。但他婉言拒絕了。他說：「我已經三十多歲了，我的家人、朋友、所有的生活圈子都不在美國。就算我在美國有好發展，也像被一個玻璃屋頂壓住，摸不着天。回香港就不一樣了，香港會回歸中國，而中國的改革開放正帶領着社會向前發展，在那裡，天有多高我可以摸得着，沒有屋頂可以封住我。」

教授聽完這番話後，同意他的觀點，沒有再強留他。之後他們每年都有通信，教授每年都問他同一個問題：「摸到天沒有？」

講完這個故事，他與記者相對大笑。記者也很好奇地追問他：「摸到天未？」他半開玩笑地說：「只摸到一半，天太高、太大了，摸到一半已很不錯了！」

記者：鍾麗娟